

中国影视文学
精品读库




根据徐贵祥同名长篇小说改编

历史的天空 下

姚 远 蒋晓勤 邓海南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- ◎电视剧飞天奖年度一等奖◎年度优秀编剧奖
- ◎万人空巷的收视效果◎百读不厌的艺术魅力



根据徐贵祥同名长篇小说改编

历史的天空

下

姚远 蒋晓勤 邓海南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史的天空：全2册 / 姚远，蒋晓勤，邓海南著.
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5.1
(中国影视文学精品读库)
ISBN 978 - 7 - 5034 - 5459 - 2

I. ①历… II. ①姚… ②蒋… ③邓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4335号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：010 - 66192703

印 装：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：39.5 字数：660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78.00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1. 洛安州,城外通衢大道上。

清晨的城郊,一层薄雾笼罩着原野。

高秋江正坐在滑竿上,向着城里晃晃悠悠地走去……

2. 舒霍埠,246 团团部。

高汉英带着文泽远气急败坏地踏进了房间。

尽管事先已经得到报告,可眼前的情景依然使高汉英震惊不已。

现场还保持着——

张嘉毓仰面躺在书桌上,眉心正中的那个小洞已经变成了殷红的一点。书桌上铺着厚厚一摊凝固了的污血,污血的旁边,是一张信笺,上面写着:“我害死了石云彪,罪有应得!”

字是蘸着血写的。笔在张嘉毓惨白的手里捏着。

高汉英站在张嘉毓尸体边默默地看着。他大约在寻找枪弹的方向,视线从室内向着窗户射去。

窗户玻璃上,有一只圆圆的弹洞。窗户外面是竹林,竹林的地面上是厚厚的一层竹叶,看不出任何的踪迹。

先期到达的副官悄悄走近高汉英,指着桌上放在一张信笺上的弹壳:“旅座,这个弹壳是在窗户边上拾到的。”

高汉英拿起看着,这是一支小型勃朗宁手枪的子弹。

高汉英阴沉着脸:“谁有这种枪?”

副官:“原来石云彪身上有一支。”

高汉英一下把火气发了出来:“放他妈的狗屁!这会是石云彪诈尸了,跑到这里开枪的吗?查!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!”

3. 洛安城,祥和绸庄,高秋江的闺房。

高秋江打开了房门。

她意外地看见于巧珍在她的屋里。

于巧珍：“高姐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高秋江：“有情况吗？”

于巧珍：“山野要开展秋季攻势。”

高秋江：“你韩姐呢？”从于巧珍手中接过最新的情报材料。

于巧珍：“她去联络员那儿了。”伸出了手，“你的呢？”

高秋江赶紧掏出一个纸袋：“这是洛安城日军分布图，收好了。”

4. 独立旅旅部，高汉英官邸。

高汉英脸色铁青地坐在办公桌后面。

文泽远走了进来：“旅座。”

高汉英：“怎么样？”

文泽远摇头不止：“那支勃朗宁手枪下落不明。”

高汉英失望地：“噢……”

文泽远：“旅座，我有一点儿怀疑……”

高汉英：“你说！”

副官敲门。

高汉英：“进来！”

副官：“洛安州急电！”

高汉英接过了电报浏览，刚看了一眼，脸色就变了。

文泽远凑近：“旅座？”

高汉英将电报往他手中一塞：“你看看吧！”

文泽远接过看完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高汉英：“你刚刚想说什么？”

文泽远：“没有啊！”

高汉英：“你不说你有一点儿怀疑吗？”

文泽远淡淡一笑：“好像不成立。”

高汉英盯着他：“你是不是怀疑是高秋江所为？”

文泽远赶紧否认：“没有没有！我只是想说，这位刺客是一位高手。你看，窗外没留下足迹；借死人的手写了字，还没在笔上留下手印；枪法是如此之准，一枪打手腕上，一枪正中眉心。是谁杀的，只有问死人了。他在临死前肯定是看见了。另外，勃朗宁手枪本是石云彪的遗物……蹊跷啊！”

高汉英紧追不放：“你为什么不怀疑是79营的人干的？”

文泽远：“当然，怀疑 79 营的人是最最顺理成章的。可是，谁能干得出这样滴水不漏的活儿来？再说，那天晚上 79 营的一个连在打群架，乌龙集闹腾了一晚上。陈墨涵、赵无妨我都查过了，他们当晚没人离开过乌龙集。”

高汉英沮丧地站起来：“破船偏遇顶头风！尽是一些棘手的事情。”抬手点了点那份电报，“马上又要打仗，我这儿又折了一员大将。”

文泽远：“棘手不棘手的先别说它，不过，旅座，令妹的情报工作真是做得十分出色的。”

高汉英又一屁股坐下来，一筹莫展：“泽远，你有什么高见？”

文泽远：“上次那一仗，梅岭那边可是算得上鼎力相助了。这回，一劳不烦二主，还是赶紧派人去联络吧！”

5. 梅岭，军分区独立二团驻地。

训练场上，叱咤声不断，老兵正在训练刚入伍的新兵。

梁必达在东方闻音的陪同下，刚刚视察完部队训练回来。

东方闻音：“王政委说了，你是我的榜样。让我看看你是怎么从梁大牙变成梁必达的，所以我就答应了试试。”

梁必达：“你可别这么说。以后，东方，你还得经常负责提醒我。”转头看看左右，放低声音，“你说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能从梁大牙变成梁必达？”

东方闻音心里美滋滋的，嘴上却说：“这跟我可是关系不大，全是你自己努力出来的。”

梁必达瞥她一眼：“你们知识人哪，就是这样，心里快活了，口里还不认账。唉。”

迎面急匆匆地走来两个人，引起了东方闻音的注意。

她赶紧碰碰梁必达：“姜参谋长像有急事。”

梁必达抬头一看，是参谋长姜家湖带着高汉英的副官来了。

姜家湖：“梁司令，这是独立旅的张副官。”

张副官双腿并拢，“咔”地一个立正，对梁必达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：“报告梁司令，在下今天特地前来贵部，将我们高旅长的亲笔信送达司令钧鉴！”

梁必达对这一套有点发蒙，半晌点了点头：“辛苦了。”

6. 独立二团，团部院子里。

一张桌子，三条板凳，茶已经喝了一半，高汉英的亲笔信就那么摊在桌上。

张副官小心翼翼地磨过信纸,对准了梁必达,这才仰着脖子喝尽了茶杯里的水——看来刚才是他把信念给梁必达听的。

梁必达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踱着。

梁必达：“照我看来,日本人这次进山,是要跟你们比试比试的。小鬼子眼力不差,知道你们国军军饷充足兵强马壮,打起来是个对手。他们看不起我们新四军,我们穷啊,政府不给发军饷,装备都老掉了牙。好多战士连枪都没有,只有几颗手榴弹。这样的队伍人家自然瞧不上了,连打都懒得打。这仗我看我们就不必去凑热闹了,也免得沾了国军的光,分了国军的功。你说呢张副官?”

张副官赶紧站起,毕恭毕敬地：“梁司令长官,这回鬼子来头大,老大哥部队要是袖手旁观,我部势必独力难支。我东南防线一旦击溃,敌后续部队便可长驱直入。到那时,丢掉河口镇、天堂寨,麒麟山左翼无险可守,也就……唇亡齿寒了……”

梁必达嘿嘿地笑了：“张副官你说得也太邪乎了。你们国军有四千精锐,踞守险要之地,还有坚固的防御阵地。上一仗,小日本已经让你们打得上气不接下气,这一次哪能就这么轻易地长驱直入?照你如此一说,高旅长和国军长官士兵难道都是饭桶?”

张副官的脸开始黄了：“长官,贵军和本部一向都是精诚团结携手抗日,因此才有了麒麟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稳定。过去杨庭辉长官在麒麟山,我们两家在作战上始终都是……”

梁必达一挥手：“你回去禀报你们的高旅长,麒麟山的新四军如今是我说了算。就说是我梁必达梁大牙说的,鬼子‘扫荡’,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,各人看好自己的门。这么大块肥肉,送到你们的菜板上,咱们不眼红。他要是逃到我这里呢,我再把他撵过去,还是还给你们打。掠人之美的事我梁必达是不干的。”

张副官额头上沁出了汗：“梁司令长官,本部倘若有什么对不住贵军的地方,还望梁司令长官千万海涵。怎么说都是自己同胞,打完了这一仗,再从长计议犹未为迟。可是眼下军情紧迫,这个玩笑……开不得啊……”

梁必达“哗”一下就把脸挂了下来：“张副官,你在本司令面前就是这样说话的?呃?别说是你一个小小的副官,就是高汉英来了也得带笑三分。”一扭头,便冲着黄得虎喊,“送客!”

张副官手足无措,狼狈不堪。

梁必达却忙里偷闲,不忘向姜家湖和东方闻音挤了挤眼睛。

7. 舒霍埠,独立旅旅部,作战室。

张副官苦着脸站在高汉英的对面。

高汉英不得不中止与文泽远、左文录、吉哈天等军官的会议。

高汉英拧着眉头:“……这个梁必达是个什么人?”

文泽远:“就是梁大牙。”

高汉英一听,急问:“谁?”

文泽远:“就是那个名噪麒麟山的陈埠县县大队长梁大牙!”

高汉英顿时瞠目结舌:“梁大牙?现在他是分区司令?这简直不可思议!这个混世魔王扛枪三天就是大队长,五天就是司令!我真不知道这新四军是怎么想的,这不得误大事吗?一个军分区啊,就让这么个鸡鸣狗盗之徒掌控,在这儿跟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作战?”

文泽远轻轻摇首:“旅座,你还真不能小看了这梁大牙。上回反扫荡阻击战,要不是他乘机直捣洛安州,有力地牵制了日军,山野也不会那么快就把队伍调回去。梁大牙可是杨庭辉的心腹悍将呀,杨庭辉他们敢在这个时候把看家队伍交给他,应该不会是轻率之举。”

高汉英仍然满脸愁云:“可是这个王八蛋不肯配合,怎么办?”

政训处长吉哈天:“旅座,我建议,是不是可以以国民革命政府麒麟山特别行政公署长官的名义,给梅岭方面下一个强制的命令,具体地布置他们的行动,如果他们拒不执行,则可以破坏抗日有汉奸嫌疑的罪名,上报长官部,干脆缴了他们的械。”

参谋长左文录:“如今不比前两年。皖南的事情弄得举世瞩目,国际舆论纷纷,最高长官部压力很大。在这种情形下做这样的动作,上峰恐怕不会照准。再说,就算上峰照准了,近日日军大举攻势,我军也无暇下手。再退一步说,就算哪条路都通了,这步棋也还是不能走。现在梅岭的新四军已经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,兵员、装备、机构都有了扩展,颇具规模了,真打起来,还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。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,还是以旅座的名义写封信给杨庭辉,请他出面斡旋,那梁必达还能抗上吗?”

高汉英沉吟片刻:“这个方案可以考虑。”不放心地扭过头去问文泽远,“泽远,你看呢?”

文泽远坐在高背椅上,安如泰山:“左参谋长的意见很有可取之处。不过在我看来,还不是上策。即便是杨庭辉给梁大牙下了指令,梁大牙固然不敢不照办,但是毕竟是被动的执行。心里不痛快,仗打得就不卖力,中途会

不会再出新花样，亦未可知。其实文章还是应该在梁大牙的身上做。梁大牙本来就是一介武夫，抗日又是责无旁贷，他应该是不会含糊的。我敢断言，即便我们不再求他，真打起来，他绝不可能袖手旁观。当然那样一来，协调就成了问题。我们还是要在开打之前把他拉过来。”

高汉英理着眉头说：“可是那个梁大牙已经把话说绝了！”

文泽远笑了笑，胸有成竹地：“话是说绝了，但是事情并没有做绝。问题是我们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。”

高汉英和诸军官不解地看着文泽远，静静地等待下文。

文泽远：“诸位不妨想一想：梁大牙从一个游击大队长，一跃而为新四军麒麟山军分区司令员，可谓一步登天。而据我所知，麒麟山共党内部对此异议甚多。虽然有杨庭辉和王兰田做强硬后盾，万古碑、窦玉泉和张普景等人却是表面应付，骨子里并不买账的。梁大牙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树立威望。可是我们却丢掉了个顺水人情，我们对于他的升迁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哪！大战在即，他这个新官本来有三把火急着要烧，我敢肯定他现在正在暗中摩拳擦掌、烟熏火燎地等待时机大显身手。可是旅座，梁大牙虽是一个粗鄙之人，但粗鄙之人并不等于不自负啊！以往两军协调都是旅座同杨庭辉亲自会谈，这次只派了个副官带了封信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适时地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，静静地看着高汉英的反应。

作战室内一片静默。

高汉英又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有道理！不过话说回来，难道本人堂堂一个国军少将，当真还要去同这个泥腿子称兄道弟去啊？这成何体统啊？”

文泽远笑着：“旅座如果实在磨不开面子，兄弟我可以代劳。不过这样分量还是轻，轻啊。”

高汉英想了半天，才抬起眉毛睨了大家一眼：“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左文录：“旅座，你就屈尊到梅岭清凉寺里走一遭。既拜了佛，又请了罗汉，也算是一项功德之举。”

吉哈天：“怕是……吭吭……也只有这样了。”

高汉英站起身子：“也好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梁必达。”转首看着文泽远，“泽远，我看还是我们两人同去为好。要给他面子，就把这个面子给足。”

8. 通往梅岭的途中。

大路上走来大约七八辆骡车，上面装着枪械与食品。

一个排的国军士兵在护送着。

走在后面的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高汉英与文泽远。再后，跟着陈墨涵等一应随从。

9. 梅岭，清凉寺，梁必达的房间。

梁必达正在桌前对着一个笔记本口中念念有词。

东方闻音手里托着洗净的军装和整洁的衬衫走了进来。

梁必达抬头看见了东方闻音：“嗯？”

东方闻音：“换上吧。”

梁必达：“干吗？”

东方闻音：“你是第一次和他们接触，注意点形象。”

梁必达纠正道：“我哪是第一次，上次我去过他们那里。”

东方闻音：“可你今天见的是旅长，是以司令的身份！”

梁必达站起来，换起了衣服。

东方闻音：“在看什么呢？”

梁必达：“上级指示，政策。”

东方闻音帮他整理着领子：“临阵磨枪？”

梁必达：“不快也光嘛！”

东方闻音笑了。

10. 清凉寺山门外。

梁必达为首的麒麟山军分区的首长们步下了台阶。

梁必达穿上了东方闻音为他洗净熨平的军装，整洁，合身，再加上腿上扎上了皮绑腿，使他显得威武挺拔，气度不凡。

站在远处的高汉英把陈墨涵叫到了身边。

高汉英：“谁是梁必达？”

陈墨涵看着不远处矜持地走来的梁必达，竟然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此时他仿佛体会到了什么叫作“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”。

高汉英见陈墨涵没有反应，不快地：“你不认识？”

陈墨涵：“……不，我认识！”

高汉英示意他上前。

陈墨涵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去，两眼直视着梁必达：“报告长官，国民革命军独立旅第79营营长陈墨涵少校，奉旅长高汉英少将之命，首先向您表达敬意！”

梁必达：“谢谢！你是我的老乡，我们之间就不必客气了。请你代表我也向他表示我的……敬意！”

陈墨涵闪至一边，向左伸出手臂介绍：“这位就是高旅长，这位就是梁司令！”

高汉英与梁必达对视着，谁也不愿在谁的面前降了格。

双方缓缓抬步，就这样不紧不慢地、一点一点地靠拢了。

两人谁也没敬礼，几乎是同时平等地伸出了手，握上了。

大概是彼此从心理感觉到了两人的势均力敌，于是这一握上，便倒也松不下来了，两人的脸上顿时溢起了笑容。

梁必达朗声开口：“久仰高旅长的大名。只是让这麒麟山把咱们隔在南北两边，让我直到今天才领略到中国将军的威风。”

高汉英：“哪里哪里！梁司令威震洛安，令日寇胆寒。上回，要不是梁司令亲率奇兵直捣山野的老巢，独立旅的代价还要再高上几倍。高某人早就想亲自向梁司令表示谢意，今天就这么点小小的意思，请梁司令笑纳！”侧转身示意。

梁必达一看高汉英身后的这些货真价实的“礼品”，两眼顿时放光：“哦？到底是国军啊，出手大方！为了共同御敌，决胜麒麟山，那我梁必达今天就不客气了！哈哈……”

万古碑凑上来：“梁司令也一直提到，要不是812高地79团拼力牵制，我们队伍的突袭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作用。所以，还是一老话，我们兄弟党、兄弟军队只要团结起来，共同对敌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！”

高汉英：“那是那是！”

梁必达潇洒地一伸手：“请！”

他身后的军分区领导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始终悬着的心似乎稍稍放松了点。

11. 军分区靶场。

这是一片缓缓的坡地。

陈埠县县大队的战士们整装屹立，将在这里为独立旅的嘉宾们进行射击表演。

李文彬站在领队的位置上，心情复杂地注视着不远处缓缓走来的国共双方首领的一举一动。

梁大牙那自信矜持却又不失风度的表现,让他既嫉羨又仇恨;万古碑、窦玉泉、张普景这帮人如今甘居其下的“默契配合”,更让他藐视;他阴郁的目光始终盯着那群人。然而,他“身在屋檐下”,而且感觉这“屋檐”已经矮得让他不能忍受。

那群人已经快走到跟前了,李文彬却毫无反应。

已接任副大队长的陶三河赶紧碰碰他。

李文彬触电似的猛然高喊:“立正——”

他跑步至靶场正前方,规范地做出报告:“报告司令员!陈埠县县大队射击表演已经准备完毕,请司令员指示!”

梁必达回礼如仪:“可以开始!”

李文彬:“是!”跑步回到原地,举起了手中的小旗。

在他的右前方,站着三名队员,队员的头上顶着大粗花碗。

现任大队长朱预道,举着枪在他的身边站着。

李文彬:“第一射击组。射击表演开始!”

随着他一声令下,枪响了。

然后是一声声清脆的爆裂声。

一只只的瓷碗在队员的头顶上开花。

高汉英等震惊的表情……

梁必达得意的神色……

李文彬郁闷的目光……

枪声如清脆的鞭炮声,一阵阵在山谷间欢快地回响。

12. 清凉寺大殿前。

在这一大片空地上,司令部已堆起了一个土制的沙盘。

国共双方的首领围在一起,商讨着未来的作战方案。

梁必达手持长木棍在陈述自己的意见:“……由于盟军去冬以来在太平洋上的反攻,粉碎了敌人的外防线,又突破了敌人的内防线,所以这次敌人才不惜血本,发动所谓‘中国大陆交通决战’。在这个方针下,敌已先后增调重兵,进行了多次以攻为守的不惜重大牺牲的‘扫荡’。而这次我们和高旅长同时得到情报,日军对我麒麟山地区的进攻重点是在天堂寨、老楼岗和河口镇一线。从这一点看,是和他们的战略部署完全吻合的。根据目前国共双方的实力情况来看,由于上次812高地之战,贵部是受创不小,但是主要受损是79团。因此,我的意思是,在老楼岗与河口镇一线的作战,仍然请贵部

246 团来担任。而我们军分区队伍的重点则放在天堂寨一线……”

大概是由于梁大牙给人的草莽英雄形象太深,因此在场所有的人,都在诧异地边听边对他刮目相看。不少人的表情仿佛在怀疑梁必达是否有神力相助。就连李文彬也大气不出地拿着笔,迅速地往小本上记下了梁司令的战斗部署。

只有隔着距离的东方闻音的嘴角边挂着欣慰的笑意……

13. 返回陈埠镇的路上。

朱预道神采奕奕地大步走在前头。

他身后跟着的是县大队的一个排。

战士甲：“高旅长真的看呆了！”

战士乙：“他哪里想得到我们会用真人当靶子？”

朱预道亲热地摸了摸身边一个小战士的头：“你心慌不慌？”

战士丙：“不慌！我一慌，你就慌了！”

朱预道：“他妈的，老子打的子弹比你吃的饭还多，我慌？！”

战士甲：“大队长，咱们这么给梁司令露脸，高汉英送给分区首长十件黄呢子大衣不分给你一件？”

朱预道：“只要司令能分给咱们十条好枪，你们几个一人一条！”

众人兴奋无比。

一直郁郁寡欢沉默不语的李文彬从后头赶上来。

李文彬：“朱大队长，我要上崔家集去检查一下武委会的工作。”

朱预道犹豫了一下：“你不回县大队？”

李文彬：“顺路嘛，省得下次专门去了。”

朱预道：“那行吧。那个……一班长，你们班跟着老政委去做保卫！”

一班长：“是了！”

李文彬：“不用吧！”

朱预道：“那不行，出了问题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！”

14. 崔家集，崔二月家。

油灯的火苗幽幽暗暗的，更显得李文彬的脸上一片黯然。

他一窝接着一窝地吸着旱烟，沉默不语。

崔二月就坐在他的对面，默默观察着她所崇敬的领导和爱人。

她想说点什么安慰他，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好轻轻地握住他的

手：“你的手真凉。”

李文彬长长地吐了一口幽怨之气：“……没想到啊没想到。革命这几年，越革越糊涂了。同志们血里火里开创的斗争局面，竟然交给了这么一些人来领导。”

崔二月：“李书记，你是最早到陈埠县来搞工作的，可是……我想，你干的功劳成绩，大家都看得见的，你要想开一点儿……”

李文彬阴沉着脸：“我不是想不开。我是不放心。”

崔二月站起来：“我看你今晚不痛快，早点歇着吧……啊？”

李文彬一把拉住崔二月：“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有点……害怕。”

崔二月重新坐了下去，母亲似的温情地抚着他的脑袋：“老李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高兴……我是真愿意你高兴啊……”慢慢伸手去解衣襟，“要不，你再要我一回去吧？”

李文彬感动地：“二月，我在麒麟山这几年，你对我情深义重，可以说你是我唯一最知心的同志……我们干革命，既要同日本鬼子战斗，又要同国内的反动派战斗，还要同内部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做斗争。我不相信梁大牙他们是布尔什维克！我一直在坚持原则！只要我发现了他们的错误行为，我就要进行坚决的抵制！可是，我会遭到他们的排斥，甚至打击！……二月，你相信我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吗？”

崔二月点着头：“我是你带着走上这条路的。我永远都相信你。”

李文彬的眼睛潮湿了。

崔二月：“老李，我真希望你能多保护自己。可惜，我如今是别人的人，我只能心里惦着你，可又不能照顾你，只好靠你自己多保重。”

李文彬：“我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自己的。我要顽强地战斗下去，只要我李文彬不死，只要我还在麒麟山根据地，我就不会消沉，我要用我的战斗事实给他们看看，谁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！”拥住了崔二月，把两行烫热的泪水洒在她的肩上。

崔二月不由得一阵感动。她将李文彬的眼镜摘去，然后捋着李文彬的头发、耳朵和面庞。

李文彬顿时感到了巨大的母性关怀，更加紧紧地搂抱着崔二月。

二人疯狂地亲着，搂着，相互抚摸着，终于跌跌撞撞地一步一步挪到了床前……

“噎！”

门就在这个时候被踹开了！

一柄乌亮的枪管指向李文彬的后脑勺。

崔二月惊恐地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——那是崔二辫子！

她刚要高声喊，“砰”的一声闷响。

被无声手枪击中的是崔二月。

李文彬脸上霎时溅满了鲜血，痛呼道：“二月！”

崔二月脸上保持着惊恐的表情，额上的血，在汨汨地向外涌着。

李文彬第二个反应便是摸着自己的头颅，看着自己掌上的鲜血。

崔二月在他的怀里倒下去了。李文彬没能抱得住她，崔二月倒在了床沿上。

紧接着，一条麻袋套上了李文彬的头。

几个“石榴一号”的便衣们迅速把李文彬拖了出去。

15. 清凉寺，梁必达屋里。

凌晨。

梁必达一个翻身便下了床，然后蹬上了裤子，披上了褂子，抄起了枪。这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，没有分秒的迟缓。

站在他对面的是神色紧张的姜家湖。

姜家湖：“梁司令，你要亲自去？”

梁必达：“对！你去通知通信排，备马。天还没亮，两个小时之内，他们不可能走远，我们直插徐家集，拦截他们。”大步出了门。

姜家湖也立即出了门飞奔起来。

稍稍迟了一步的黄得虎也追出门去。

梁必达高喊着：“通知朱预道带一个中队过去！”

16. 徐家集。

天色已经显亮，只是云层厚重，让人感到气氛严肃。

朱预道已经率领着一个中队的人马立在大路边。

梁必达率领通信排，一色地骑着马赶到了。

梁必达翻身下马，缰绳一甩，大步跨过来。

朱预道迎上前：“梁司令……”

梁必达红着眼睛，驳壳枪口戳着朱预道的脑门：“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让一个政委，一个县委书记落到了鬼子的手里！”

朱预道低下脑袋：“是！我失职。”

梁必达怒不可遏：“失职？你何止是失职！日本人怎么知道老李到崔家集的？我现在就怀疑是你狗日当的奸细！你他妈的就拨了一个班的人跟着他，你就敢放心地回去睡大觉，不是你搞的鬼还有谁？”

那里，窦玉泉、张普景和万古碑也纷纷闻讯赶到。

朱预道一梗脖子：“是他自己提出来要去崔家集的，我考虑……”

梁必达：“你考虑？你考虑什么？你考虑那个书呆子有个女人在崔家集等他是不是？你还蛮会成人之美的是不是？我看你是不安好心，你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同志犯错误。这回好了，他犯了错误，你犯了罪！要是今天营救不成，你要对这事负完全的责任！”

姜家湖在边上劝道：“梁司令，责任的事回去再说。高连长来报告说，有一伙人正由方堰至小店之间向东运动，估计就是那一伙。”

朱预道喇地掣出驳壳枪，咬牙切齿地：“我去追击！我要抓两个活口回来，看看究竟是不是我朱预道当了敌人的奸细。如果不是，我要跟你去见杨司令。”

梁必达：“怎么个结果也要拿你是问！老窦，你带通信排！”又瞄了一眼张普景和万古碑，“陶三河！保护好两位领导！”说罢，飞身上马向东驰去。

17. 一片洼地上。

这是一片松树林。

“石榴一号”的便衣们押着李文彬飞快地钻进了松林。

从背后十万火急追踪而来的朱预道大队，还没进入有利地形，便发现了目标。

梁必达一挥手，部队迅速地散开，直插松林里。

窦玉泉拨转马头，领着通信排迅速向松林那一头兜过去。

18. 松林另一头。

窦玉泉的通信排还未赶到预定位置，就猛然发现，前方已经蹿出松林百多米的敌方人马比刚才骤然多了好几倍！

李文彬被结结实实地横捆在一匹马的马鞍子上，飞快地往前跑着。而此时押解他的竟是几个荷枪实弹的日军骑兵！

窦玉泉大吃一惊，当即挥手令骑兵下马，严密戒备和搜索松林中可能隐藏的更多的敌人，同时紧急向梁必达发出了警报。

松林中人影幢幢，紧接着冲出了梁必达带领的朱预道大队！

梁必达在跨出松林的刹那间，眼睛喇地一瞄！

就这一瞄间，他已经看清了四周地形，看准了前方敌人和李文彬，也看见了无法实现合围意图的窦玉泉通信排的位置。

梁必达虎着脸，在间不容发的瞬间做出了判断。

“砰——”

梁必达的枪声响了。

双方立即开始了激战。

梁必达跃上一个土包，高声叫喊：“拖住敌人，注意老李的安全！”

前头，被闷在麻袋里的李文彬似乎听到了梁必达的喊声，便在麻袋里叫了起来，身子也在马背上不停地挣扎着。

日军骑兵用枪托砸着麻袋里的李文彬和马屁股，急速奔跑。

日军和皇协军的步兵则就地卧倒，疯狂地扫起了机枪。

在猛烈的火力面前，朱预道大队的战士和窦玉泉通信排的骑兵被压得抬不起头，不得不卧在了无遮挡的平地上，寸步难移，只能抽冷子向前射击。

梁必达一掀军帽，喊道：“打他的马！”

一阵排枪后，前头几匹马中弹栽倒，其中包括驮李文彬的马。

两个日本骑兵迅速下马，又把李文彬架上另一匹马，继续奔逃。

两方人马就这样边打边追边撤，慢慢向前移动。

19. 某山口。

一辆日本军用大卡车停在路边。

车上负责留守和接应的日本兵听见了枪声，便“哇哇”叫着跳下车，奔向枪响的方向支援去了。

驾驶兵踩响了马达。

20. 通向山口的路上。

那匹驮着李文彬的马在疯狂地奔跑着。

几个日本兵围护着他，边打边撤向山口。

后面，一群皇协军挤成一团，勉强阻挡着越来越近的新一军。

朱预道一马当先，一边选择着地形，一边率领着他的大队顽强追击着。

21. 山口。

敌军终于撤出了山口。